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Nine-Day's
Queen
II

九日女王 II

流珠
◎著



是上天之赐还是阴谋之手
谁将王冠戴在了我的头上
我爱你，英格兰
以一个女儿最热烈的心
愿你我成为彼此的骄傲
但我选错了爱你的方式
在浓云迷雾的重压之下
我无法拒绝成为你的女王
那一年，我将青春锁进伦敦塔
那一天，我把生命交给断头台
皑皑白雪吧，让我
的世界仰看星空，卧听海涛

中国文史出版社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Nine-Day's
Queen
II

九日女王 II

流珠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日女王. Ⅱ / 流珠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 10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9269 - 3

I. ①九… II. ①流…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28560 号

责任编辑: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5.5 字数: 434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人 物 谱

英格兰王室都铎家族

玛丽小姐：英王亨利八世与其第一任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所生（婚姻后被废除），为亨利八世之长女。玛丽的全名为玛丽·都铎，与亨利八世最小的妹妹同名同姓。

伊丽莎白小姐：英王亨利八世与其第二任王后安妮·博林所生（婚姻后被废除），为亨利八世之次女。

爱德华六世：英王亨利八世与其第三任王后简·西摩所生，为亨利八世唯一的儿子，玛丽小姐与伊丽莎白小姐同父异母之弟。

萨福克公爵家族

萨福克公爵亨利·格雷：其父为格雷家族第二代多塞特侯爵托马斯，其曾祖母为英王爱德华四世的王后伊丽莎白·伍德维尔。亨利·格雷不是爱德华四世的直系后裔。亨利·格雷的祖父——格雷家族第一代多塞特侯爵托马斯为伊丽莎白·伍德维尔与其前夫约翰·格雷所生。约翰·格雷战死后，伊丽莎白·伍德维尔改嫁爱德华四世。亨利·格雷初封第三代多塞特侯爵，其妻弗朗西丝同父异母的幼弟——布兰登家族第三代萨福克公爵查尔斯去世后，亨利·格雷承袭萨福克公爵之爵位。

萨福克公爵夫人弗朗西丝·布兰登：英王亨利八世之妹玛丽·都铎与布兰登家族第一代萨福克公爵查尔斯·布兰登之女，与其丈夫亨利·格雷育有三个女儿。

简·格雷（本书的女主角“我”）：英王亨利八世之侄外孙女，萨福克

公爵亨利·格雷与其妻弗朗西丝·布兰登之长女。

凯瑟琳·格雷：萨福克公爵亨利·格雷与其妻弗朗西丝·布兰登之次女，简·格雷之妹。

玛丽·格雷：萨福克公爵亨利·格雷与其妻弗朗西丝·布兰登之幼女，简·格雷之妹。

西摩家族

简·西摩：英王亨利八世第三任王后，爱德华六世之生母，死于难产。

萨默塞特公爵爱德华·西摩：简·西摩之兄，爱德华六世的摄政王，又称护国主。

苏德里男爵托马斯·西摩：简·西摩之兄，亨利八世去世后，托马斯·西摩与亨利八世的第六任王后凯瑟琳·帕尔成婚。

玛格丽特·温特沃斯夫人：与其丈夫约翰·西摩爵士育有十个子女。爱德华·西摩为其第二子，托马斯·西摩为其第三子。

诺森伯兰公爵家族

诺森伯兰公爵约翰·达德利：其父爱德蒙·达德利为英王亨利七世的财税大臣，因获罪于亨利八世被处死。约翰·达德利七岁丧父，由爱德华·吉尔福德爵士监护，与吉尔福德之女简一同长大，成年后娶其为妻。约翰·达德利为人沉敏多谋，志在复兴家业，初封沃威克伯爵，萨默塞特公爵失势后，成为诺森伯兰公爵，相当于萨默塞特公爵此前的护国主地位。

诺森伯兰公爵夫人简·吉尔福德：与其丈夫诺森伯兰公爵育有多个子女。除夭折的子女外，共有七个子女存活，分别是：约翰、阿姆布诺斯、亨利、罗伯特、吉尔福德、玛丽、凯瑟琳。七个子女中，约翰娶萨默塞特公爵之女安妮·西摩为妻，吉尔福德娶简·格雷为妻，玛丽为亨利·西德尼爵士之妻，凯瑟琳为哈廷顿伯爵之子弗朗西斯·黑斯廷斯之妻。

其他人物

艾伦：简·格雷的保姆。

米妮：简·格雷的女仆。

约翰·伍德：简·格雷幼年时在亨利八世宫中救助过的卖艺少年，靠驯演鹦鹉为生。

玛拉·伍德：约翰·伍德之妹。

蒂尔维特夫人：凯瑟琳·帕尔的好友。凯瑟琳·帕尔为简·格雷的养母，改嫁苏德里男爵后，难产而死。在凯瑟琳·帕尔最后的岁月，蒂尔维特夫人与简·格雷陪伴在侧。

泰尔妮夫人：简·格雷在伦敦塔的女仆。

目 录

第 一 章	徒步	1
第 二 章	孤雁	11
第 三 章	逼宫	21
第 四 章	狭路	29
第 五 章	盛宴 (上)	39
第 六 章	盛宴 (下)	49
第 七 章	问疾	59
第 八 章	独访	66
第 九 章	炉梦	72
第 十 章	议亲	83
第十一章	蓝衣 (上)	91
第十二章	蓝衣 (下)	99
第十三章	盘诘	107
第十四章	妙计	112
第十五章	母子	119
第十六章	姐妹	127
第十七章	陨落	138
第十八章	狼藉	146
第十九章	芳约	152
第二十章	掷鞭	157
第二十一章	微光	167
第二十二章	劫难	176

第二十三章	盲女	185
第二十四章	重逢	192
第二十五章	雪人	198
第二十六章	诺言	209
第二十七章	苦酒	216
第二十八章	风闻	222
第二十九章	怨侣	228
第三十章	和解	235
第三十一章	病魔	246
第三十二章	凶信	253
第三十三章	签名	263
第三十四章	讖言	268
第三十五章	登塔	274
第三十六章	完婚	283
第三十七章	王冠（上）	290
第三十八章	王冠（下）	295
第三十九章	困井	302
第四十章	砒霜	310
第四十一章	智斗	320
第四十二章	出征	328
第四十三章	渡鸦	336
第四十四章	寒雨	347
第四十五章	审判	357
第四十六章	夜晤（上）	364
第四十七章	夜晤（下）	372
第四十八章	神父	381
第四十九章	流星	387
第五十章	断魂	393

第一章 徒 步

绿宝石般的河谷静卧在高耸的群峰之间，
调皮的野鸽啊，请别惊扰河谷的酣眠。
你们的歌声只应献给正午的丛林，
而不是此时，当薄暮来临之际。
远方的游子拨动思乡的琴弦，
心驰神往于莱斯特郡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
那儿的高原如同古老的勇士执戟伫立，
那儿的羊群如同奔涌的白云绵延无尽，
那儿的河谷有着睡美人的清姿与幽芳。
那儿是他一生的挚爱，灵魂的珍藏，
斗转星移何曾有过片刻的淡忘。

当布拉盖特苍翠如云的树林漫入视野，当乡音盎然的风笛荡入耳膜，我竟有了一种游子还乡的欢悦。尽管才离开布拉盖特几个月，但我并不恋家。在苏德里堡，我几乎没怎么想起过它，想到那个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便本该属于我的家。然而，这次回来，感觉有所不同了。我已失去了凯瑟琳·帕尔，在苏德里堡的最后那段日子是那样灰暗，那样令人悲伤。让我忘掉来自苏德里堡的一切愁云惨雾吧。我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家人，需要朋友，需要慰藉，需要改变……布拉盖特能为我带来我想要的一切吗？我充满怀疑，却也暗暗期待。

走进卧室，我的眼前忽地一亮。我弯下腰来，用手触摸着叠放在床头的那件晨衣。从其折叠的手法及摆放的位置，我已猜出这是谁人所为。晨衣是新制的，用薰衣草浸染过，散发出清雅怡人的气息。两边的袖口上绣了一对碗口大的金盏花。绣工精细，色泽饱满，花朵的形状简单质朴，并不符合贵族阶层的审美观念。就我母亲而言，多半会认为“土得掉渣”，可我不会，永远不会。因为我知道，这是我那亲爱的、留在久远记忆里的保姆，那爱唱歌的艾伦，一针一线为我亲手缝制的。上次回来时，我不曾

见到她。而此次，她肯定知道我即将归来。我把窗帘拉开一些，扑面而来的金盏花开得如火如荼、颇为壮观。

“多日不见，你们还好吗？”我向着窗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问候那些装饰了我晨衣袖口的可爱的花朵。

“你在跟谁说话呢，是这些金盏花吗？”我回过头来，见到的是我的妹妹凯瑟琳与玛丽。

“简，你在宫中时，没少见过奇珍异品、百媚千红吧？怎么对这貌不惊人的金盏花还会产生出特别的兴趣来？”凯瑟琳妹妹漫然应道，“母亲可不这么想。她前天还说，这些粗俗的乡下丫头真是太放肆了，不请自来、有碍观瞻。她要让人连根铲除，好给玫瑰花腾出位置。”

“她真的打算这样做？”我失望地问。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玛丽妹妹一努嘴说，“不上台面的乡下丫头为我们都铎王朝最受宠的玫瑰佳人腾出位置，这难道不是理所应当？”

我的手指从晨衣光滑清凉的绸面上移开，妹妹们的话让我愉快的心情无法再持续下去。

“简，快告诉我们。”凯瑟琳妹妹的眼中有异样的闪光。

“告诉什么？”

“苏德里男爵夫人真正的死因。”玛丽妹妹抢着说。

“难道她真是被伊丽莎白白气死的？伊丽莎白抢走了她的丈夫，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件事情你肯定清楚，对不对？”凯瑟琳妹妹歪着头说。

我没有答话。“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样的喻示何其粗鄙又何其不宜！

“快说呀，简。一早知道你还要回来，我们在这儿等了你差不多一个上午。”玛丽妹妹又说。

“花这么长的时间等我，就是想问这个？”

“是呀。”她俩同时说。

“不必等了，我无可奉告。”

“这是什么话嘛，不行，简，你非得说说看。”她俩拉扯着我的左右手，如同两块黏性极强的牛皮糖。

“艾伦呢？”我试图摆脱她们。

“问她做什么？”她们终于松开了手。

“艾伦在哪里？”我又问。

“到瑞柏村去了。”玛丽妹妹说，“母亲让她去收蜂蜜。”

“瑞柏村离这儿有多远，路怎么走？”

“不知道，谁管这些？”凯瑟琳妹妹不耐烦地说，“大概只有那些兜售

货物的乡间小贩，要不就是马车夫才会关心这种事。”

“简，好姐姐，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玛丽妹妹开始顿足了。

“改天吧。”我搪塞了一句即脱身而去。

我抱着双臂，望着漫天的雨丝发呆。时间真长啊，太难挨了。不，我要立即见到艾伦，我得去找她。可是，怎么才能找到她呢？有了，“马车夫才会关心这种事”，凯瑟琳说得一点不错。我站起来，去找送我回来的马车夫。

“小姐这个时候要出去？”仆人约瑟夫惊讶地问，“车夫接您父母去了，他们跟一群朋友在洛克威尔村野宴呢。”

“洛克威尔村离这儿很远吗？”

“对车夫来说，还不算太远，也就十里左右吧。不过我也说不准。上次我去过瑞柏村，听人说，再往前面一点就是洛克威尔村了。”

“你知道怎样走到瑞柏村吗？我是说，走路去。”

“这我当然知道，我可是那一带土生土长的人啊。”

“你可以给我带路吗？”

“小姐是说，您要去瑞柏村？”

“是的。”

“就现在？”

“现在不行吗？”

他惊疑不定地望着我：“外面在下雨，又没有车。小姐有什么急事？”

“呃，是这样的，我要到瑞柏村找艾伦。”

“好吧，我叫人给您借辆车。不过您得再等些时候，因为我们不能确定人家的马车是不是在家。”

“这太麻烦了，不用去借。就你陪我去吧，约瑟夫。”

“可是小姐，这不成哎。”约瑟夫搓着手说，“您的母亲要我给她修理马鞍。我这儿正忙活着呢，要是误了工，公爵夫人的脾气您是知道的。”

“好的，那你继续干活吧。”

“可是小姐……”约瑟夫还在为难地搓着手，但我已经走开了。

我决定独自走到瑞柏村，对我来说，这是有生以来最长的一次徒步，并且是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

雨越落越密了，我的裙裾已沾满了泥污，但我的心绪却轻快得如同一只脱笼的小鸟。我不时地从路边摘下几朵不知名的野花，很快便有了一大抱，娇艳惹眼，芬芳扑鼻。哦，不能再多了，一些花叶已开始从我的怀里挣脱。我急忙腾出手来抢救，以免其堕入泥地，却有更多的花朵从我怀中

坠落。天哪，我该怎么办呢？就在这顾此失彼的当儿，迎面来了一辆马车。“等一等！”我大声地朝着它喊。

马车停下了，后座有人掀起了车帘。一个女人探出头来，眼中露出疑惑的神情，一种不能确定的惊喜。

尽管时光已间隔五年，感谢上帝，我仍一眼便认出了她来。“艾伦！”我兴奋地向她奔去。

“简！真的是你吗？简，简！”她将我拉上车来，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

“你现在是个真正的淑女了，噢，我的小简。如果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如果不是提前知道你今天会回来，我绝对不会想到是你。神奇的岁月已把你完全变了个模样。你几乎让我不敢相认呢，我的金盏花姑娘。”艾伦激动地说。

“金盏花姑娘”，这个如此亲切又如此感伤的称呼让我不禁热泪盈眶。是的，我变了，她又何尝不是？我离家入宫的那年，她还是个俏丽的金发女郎，我回来的时候，她的金发中已有灰白的发丝，且不再拥有朗润如月的昔日容颜。她显得有些憔悴，实际上，她已经是中年妇女了。但无论她怎样改变，她仍是我那有着最美声音与最美心地的艾伦，而我，无论我怎样改变，我知道，我永远都是她的满是孩子气的金盏花。

“哟，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花？”艾伦说。

“沿途摘的，送给你吧。”我冲艾伦笑了笑。这时我才发现车里还有一个小姑娘，于是，又从花束中抽了几枝给她，“这些是送给你的。”

小姑娘好奇地打量着我，怯怯地伸手接过花，说了声“谢谢”。

“这是米妮·卡特，这是公爵家的简小姐。”艾伦为我们做了介绍。

米妮大概要比我小一点儿，眉清目秀的，只可惜面黄肌瘦。她瘦小的身子裹在一件宽大灰暗的衣衫里，冻得瑟瑟发抖，笑起来嘴唇都在发乌。

“你怎么会在这儿出现呢？我的好小姐。怎么会在这条路上，就你一个人？”艾伦难以置信地瞪视着我。

当她知道我是一路独行来找她，更是惊愕得无以复加：“公爵夫人还不知道？我的天，回去后可怎么跟她说呀？”

我心里也不禁一寒，嘴里却装作满不在乎：“只不过是小事一桩嘛。对了，艾伦，听说你到瑞柏村是为了收蜂蜜，办妥了没有？”

“办妥了。装了满满一车的蜂蜜，在后面跟着呢，你回头瞧瞧。”

果然，后面转角处不快不慢地驶来了一辆车，距我们百米开外。

“啊，我都闻得到蜂蜜的香味了，好浓好浓。”我探出头去，深深地

吸气。

“难道蜜罐打翻了？”我这一说，害得车里那个缩成一团的米妮一下子坐得笔直，脸上写满了惊惧与紧张。

“不会有事的，孩子。简小姐只说闻得见蜂蜜香，没说蜜罐打翻了。看把你吓成了这样。哟，你的手好冷，不会是生病了吧？”艾伦握着米妮的手，关切地问。

“我没……”米妮涨红了脸。

“她大概是冻坏了。怎么也不多穿一点？”我说。

“我……”米妮的脸变得更红了，“我没有……”

我应该猜到的，她甚至没有一件能在这种天气出门穿的衣裳。我解下了自己的披风，一边给她系上，一边说：“别嫌它脏。虽说沾雨带泥的，穿上总要保暖一些。”

“不，不！”米妮惶恐地试图躲开。

我不顾她的反对，仍然用披风将她严严实实地裹了起来，且将她强行按回到座位上。“从现在开始，你是我温顺的‘俘虏’。”我满意地端详着她说，“其实你长得有些像我。艾伦，你觉得怎样？”

艾伦动了动唇角，却没说什么。

米妮见艾伦如此，只得放弃了抵抗，挪了挪身子低声说：“谢谢你，简小姐。”

“不必客气。如果你是我，我是你的话，你也会这么做的，米妮。”

“小姐，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米妮抬起头来，眼睛里满是迷惑不解。

“米妮，你是要到我家去吗？”我问。

米妮点了点头。

艾伦瞧了她一眼，微微一笑：“米妮的父亲是这一带最有名的蜂农。公爵夫人需要一个调制蜂蜜酒的女仆，我就把米妮给带来了。”

“养蜂很有趣吧？”我问。

米妮的神色仍是那么迷惘，也许不甚明白该怎么来回答我所谓的“有趣”一词。

“养蜂很辛苦呢，简。”艾伦说，“风吹日晒都得守在花田里，像稻草人似的坚守阵地，还得劳心费神计算花期。若是计算不准或天公不作美，对蜂农来说，那就等于是漏勺子盛油——白费劲了。一句话，花田在哪儿，蜂农的家就在哪儿。这一处的花谢了，又要赶着寻找下一处。一年到头居无定所。住的是最简陋的草棚，吃的是最粗陋的食物。光靠养蜂采

蜜，也还不够养家糊口。米妮除了帮他父亲养蜂，还会做许多农活。你别瞧她生得单弱，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这丫头也是个苦命人。原本许了人家，眼瞅就要结婚，那人得了场莫名其妙的病，死掉了。她现在的这个丈夫待她倒是好，却也是个穷苦的后生。前两天给人牧羊遇上冰雹，一只山羊失足坠崖，他跳到前面想要拦住羊，结果自己也坠下山崖摔伤了大腿。这会儿又要养伤，又要赔人家的羊，家里正犯愁呢。”

我再看米妮时，她的眼中已噙满清泪。

“你的丈夫会很快康复的，米妮，一切都会好的。”我对她说。她如此年少便已有丈夫，且早已体验到生活的艰难与不易，这是我所不能及的。

“苏德里男爵夫人下葬了吧？”艾伦望着我，不胜感慨，“真是太不幸了！最伤心的肯定是苏德里男爵，说真的，我一点也不相信人家说他的那些坏话。他爱凯瑟琳，这是显而易见的。凯瑟琳王后是他的至爱，他曾为了她独身那么多年，要想背弃她的话，他早就做了，还会等到今天？”

我没有勇气否认她的说法，亦没有勇气阻止她继续往下说。

“伊丽莎白小姐回哈特福德了吧？没爹没娘的孩子，这又失去了继母。老国王在世时，口口相传的都是凯瑟琳王后如何将她视同亲女，她对王后又是如何情深孺慕。不料老国王一去世，就立马走调了。竟说她跟苏德里男爵……噢，这说的是人话还是鬼话？但愿她能远离那些卑鄙小人的中伤。简，我总觉得，你的身上有凯瑟琳王后的影子，锦心绣口、满腹才学。”

善良的艾伦，她既不认识苏德里男爵夫妇，也不认识伊丽莎白。但她总是愿意把人往美好的方向想，何况这些人还曾与我朝夕相处，她愈发找不出理由不对他们深表同情、大加赞叹。

“也许，他们没有你想象得那么好。”这句话，我无法在艾伦面前说出口。

我转向米妮说：“跟我说说你家的情形吧，米妮。你不肯说，那就让我来猜一猜吧。我首先要猜的是，你的年龄。我猜你有三十了。”

果然，这样的搭讪令米妮几近“崩溃”，她不再保持生涩的沉默：“不，我怎么会？”

“那你就是三十五。你不会超过三十五岁一个月零一天。”我无比严肃地说。

“我有那么老吗？”米妮显然已忍无可忍，她的声音从一只细弱的飞蚊变成了嗔怒的黄莺。

“我当然知道你连三十岁的一半都不到，除非我的视力与众不同。”我

笑了起来，“怕你不肯理我，我才故意这么说的。现在，肯和我说话了吗？”

米妮红了脸，笑意渐渐浮荡开来。

夜色渐浓，雨雾愈厚，我们终于到家了。老远便能望见各个房间跃动的烛光，从一点微红到一片璀璨。刚下马车，两个妹妹就把我给围住了：“简，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哟，哪来这么一个小姑娘，又黑又脏，瘦得皮包骨头？”

“好了，请让开一些。”我说。

“简，母亲有话问你呢。让你立即就去。”玛丽妹妹眨眨眼说。

此语不善。我望了眼凯瑟琳妹妹，她贴近我的耳朵说：“你得当心点儿。母亲很不高兴。”

“为什么？”

“这还用问？你跑出去大半天了，并且是一个人跑出去的。”

母亲在她的卧室里等我。我进去的时候，她正用一只火钳拨弄壁炉里的木柴，她的动作透露出内心的烦乱。

“母亲，您找我？”

她撂开火钳，一双凛冽的目光向我转来：“小姐，你希望我怎样接待你呢？一个曾在宫中谙习礼仪的姑娘回家后的第一件事，你认为应当是什么？”

“母亲，我回来时，您跟父亲并不在家。”

“我们在不在家，这都不该成为你胡作非为的理由。”

“胡作非为？可我根本……”言犹未尽，一记清脆的耳光震动了屋内的空气。

“为什么？”我捂着火辣辣的脸，一时间愤懑盈胸。

“这话应该我来问你！”母亲叫嚷着，“为什么在雨天独自出门，溅得一身是泥狼狈而归？噢，你不必解释。已经有人告诉我，你这么做只是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仆人！”

“母亲，请您原谅，我很久没见艾伦了！”

“你也很久没见到你的父母了！看样子，你并不急于见到他们！”

我顿时语塞。的确，为什么会是这样？

“这件事若是传出去，会是多大的笑料？男女老少都会为之笑掉下巴。他们会说，这就是格雷家的女儿，一个曾经入宫多年、饱读诗书、富有教养的女孩。她把家奴看得比父母还更重要。像个下等的女仆一样在下雨天独自奔走在郊外，只是为了迎接一个家奴的归来！”母亲瞪着我，用嫉恶

如仇的目光。

“未必人人都这样认为吧。”我愤然还击，“难道别的那些有教养的女孩从未想过要回报保姆的爱护，或者她们根本不需要散步？”

“哪来这些歪门邪理？”母亲越发来了气，“看来，这么多年你在宫中算是白过了！有教养的女孩知道该怎样处理与保姆的关系，她们断不会路远迢迢地去迎接一个保姆，她们明白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如果要散步，她们会选择优美的庭院、晴朗的天气来展现细步纤纤、华衣芬芳。而你本来可以成为这样的女孩，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做到。是谁让你变成了异端？是那个集王后、王太后、苏德里男爵夫人等身份为一体的古怪女人吗？噢，不朽的凯瑟琳，让你的一个养女纠缠你的丈夫，却让另一个养女效仿村姑的行径，你真是一个有着变态倾向的母亲！”

“不是这样，男爵夫人不是你所想的那样！”我激烈地否认。

“我当然知道她也不想这样！可问题出在了哪里呢？她曾是亨利八世那个时代最了不起的英格兰女人，拥有两个出身高贵且具有极高才智的养女。可到头来，她教会了她们的什么，她又得到了什么？让自己死于人们的耻笑与非议，这是凯瑟琳生前所能想象、所能预测的吗？”

“母亲！”

“我不希望我的女儿受到任何的耻笑与非议，但你今天的所作所为比起先王的女儿伊丽莎白小姐，我只得说，你们是同样地丢脸，以不同的方式！”彼时烛光一暗，恰如母亲阴郁的脸色。

我俯视着裙角，默不作声。

“这类事情今后不许发生！即使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你的家庭。”母亲的语气终于缓和下来，“回房去吧，想来你也累了。在很多方面，只怕我还得从头教起，好在以后有的是时间。”

我正要转身，母亲却又发话了：“等一下。”接着对她的女仆说，“去把那个养蜂的小姑娘带来。”

米妮被带来了，在母亲犀利的目光下，她好似一只误入罗网的山雀。

“怕什么？我又不会吃了你！”母亲眉毛一扬，“你是谁？”

眼见米妮是那样瑟缩畏惧、手足无措，我便替她答道：“她是……”

“我问的是她，难道她没长舌头？”母亲截断了我的话。

“我是克利夫·卡特的女儿米妮。”

“哦，是马车夫的女儿。”母亲轻笑一声。（注：卡特为英国人的姓氏，作为职业，在英语中指的是马车夫。）

“不，夫人，我父亲是蜂农。”米妮更正道。